

程氏演蕃露

三

程氏演蕃露卷第六

博

博古固有之然而隨世更易制多不同予前本合晉
宋數事而附樗蒲經立爲之說皆可傳無忤矣李賢
注後漢梁魯傳所引諸書格範則與晉宋所傳不同
其說曰楚詞曰昆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
行六棊故云六博此即已與劉裕按五木者異矣賢
又引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
謂之瓊瓊有五采畫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
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
五塞案此以刻畫多少爲采名而無犢雉之象又與

劉裕諸人所用不同殆是隨人各出意變無定格也

樗蒲

博者孔老皆嘗言之而樗蒲之名至晉始著不知起於何代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博用六子楚辭謂之六博而說文以爲用六箸十二棊故數繫於六也至樗蒲則所用者五子而已其初刻木爲之劉裕接喝五木使之成盧則其子用木而五也樗蒲久廢不行予在泉南傳得樗蒲經不書作者姓名然而五木形制齒數具在用劉毅傳所著盧雉之語會合而言之粗亦可攷然其說多自相矛盾推說不通詳求其用則專施之打馬則是此書之作殆出於變格打馬之

後耶故與史語多不合也葛洪不曉棊道不識樗蒲蒲
數予之拙固與洪似矣而古事之與樗蒲相關者多
如盧白梟雉勝負之訣皆隱其中苟以素所不嗜而
棄之不言則古事暗昧故隨見以書非明弈也明古也

投

五木瓊攪致戲

博之流爲樗蒲爲樗梨

即雙陸也

爲呼博爲酒令體制雖

不全同而行塞勝負取決於投則一理也蔡澤說范
雎曰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弈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
行投者擲也桓元曰劉毅樗蒲一擲百萬皆以投擲
爲名也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
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

之謂出玖凡瓊與玖皆玉名也蓋爲蒲者借美
名以命之未必真嘗用玉也御覽載繁欽威儀
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操撓弄棊文局樗蒲言
不及義勝負是圖注云撓瞿營反博子也撓之讀與
瓊同其字仍自從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爲質也唐世
則鏤骨爲竅朱墨雜塗數以爲采亦有出意爲巧者
取相思紅子納寘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
卿豔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凡此
二者即今世通名骰子也本書爲投後轉呼爲頭北
史周文命丞郎擲樗蒲頭則昔去投者遂轉爲頭矣
頭者揔首之義

本文詳見
此後采下

自鏤骨爲骰以後不惟五

桓玄宋諱故作桓元

毛校

以字為妄人必墨筆加木旁

投

五木瓊攪致散

則古事暗昧故隨見以書非明弈也明古也

後耶故與史語多不合也葛洪不曉棊道不識樗蒲蒲
數予之拙固與洪似矣而古事之與樗蒲相關者多
如盧白梟雉勝負之訣皆隱其中苟以素所不嗜而

樗蒲為樗槩

即雙陸也

為呼博為酒令體制雖

才全而用行塞勝負取決於投則一理也蔡澤說范
睢曰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弈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
行投者擲也桓元曰劉毅樗蒲一擲百萬皆以投擲
為名也古惟斲木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
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

之謂出玖凡瓊與玖皆玉名也蓋爲蒲者借美
名以命之未必真嘗用玉也御覽載繁欽威儀
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操櫟弄棊文局樗蒲言
不及義勝負是圖注云櫟瞿瞿反博子也櫟之讀與
瓊同其字仍自從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爲質也唐世
則鏤骨爲竅朱墨雜塗數以爲采亦有出意爲巧者
取相思紅子納寘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
卿豔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凡此
二者即今世通名骰子也本書爲投後轉呼爲頭北
史周文命丞郎擲樗蒲頭則昔者遂轉爲頭矣
頭者揔首之義本義詳見後采下自鏤骨爲骰以後不惟五

木舊制堙沒不傳而字直爲骰不復爲投矣若其體制又全與用木時殊異矣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仁杏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故可以鏤采也凡一子悉爲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盡牛犢以爲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面塗白白之上即畫雉雉者野雞也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也言五子皆黑也五黑皆現則五犢隨現從可知矣此在樗蒲爲最高之采按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而一雉也四犢一雉則其采名雖用以比盧降一等矣

見晉傳詳在後篇

自此而降白黑相

雜每每不同故或名爲梟即鄧艾言云六博得梟者

勝也或名爲健

居言

謂五木十擲輒健非其人不能

是也

見御覽

凡此采名擣蒲經雖皆枚載然反覆推較

率多駁而不通也

詳別出

至於骰子之制固知祖襲五

木然而詳略大率不同也五木止有兩面骰子則有

六面故骰子著齒自一至六爲采亦益多率其大而

言之則是裁去五木兩頭尖銳而應長爲方既有六

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五木之制

至晉世猶復用木然列子已言投瓊則周末已嘗改

玉骨也耶或者形製仍同五木而質已用玉石也今

世蜀地織綾其文有兩尾尖削而中間寬廣者既不

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爲樗蒲豈古制流於機織乎
此尚存也耶

采

采本是采色之采指其文以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別
雉犢之以物別皆采也投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
名之爲采今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以采名之義
蓋起此也此正班固所譏謂懸於投而不屬乎其人
之有德者也燕書李安民與明帝樗蒲五擲皆盧
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言其投而得雉非
一時幸中也此言相有福也後周王思政在同州與
太祖樗蒲大出衣寶約擲盧者與之思政歛容跪誓

願得成盧已果得盧又北史梁主蕭譽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靈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即以與之用此而言則得雋而名以爲采其來尚矣

盧雉

自有骰子以後樗蒲尖長之子遂廢闕不用九古書古事語及樗蒲者其名數遂不可曉雖非要事要之闕所不知終是懷慊也樗蒲經也者據其所見立爲之書有意乎追補亡矣然古樗蒲事在史而詳者惟劉毅傳爲著與乎此之經語以與毅傳相較則此書所

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為樗蒲豈古制流於機織
此尚存也耶

正此下毛校據而字

樗蒲

之采指其文以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別
別皆采也投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

名之為采今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以采名之義

仁者今俗語名曰白果 毛校

樗蒲

正班固所譏謂懸於投而不屬乎其人
也齊書李安民與明帝樗蒲五擲皆盧

而面方如田封侯相也言其投而得雋非

一時幸中也此言相有福也後周王思政在同州與
太祖樗蒲大出衣寶約擲盧者與之思政歛容跪誓

願得成盧已果得盧又北史梁主蕭詧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靈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即以與之用此而言則得雋而名以爲采其來尚矣

盧雉

自有骰子以後樗蒲尖長之子遂廢闕不用九古書古事語及樗蒲者其名數遂不可曉雖非要事要之闕所不知終是懷慊也樗蒲經也者據其所見立爲之書有意乎追補亡矣然古樗蒲事在史而詳者惟劉毅傳爲著與乎此之經語以與毅傳相較則此書所

載不能與之諧合也故知其傳不古也晉書毅傳曰

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万餘人並黑

擲以還惟劉裕及劉毅次擲得雉大喜此言衆人先

得憤者矣而五木未至純盧也次傳及毅則遂得雉

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雉次於

於雉雉亦高於宜采既不得盧而得雉異它人裕惡

不能及故大爲之言曰非不能盧直不爲耳

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皆黑

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四子皆黑

若不得黑即必現白如又現白即是四黑一白采當

爲雉矣裕若得雉即不能勝毅故一子之轉躍未定

者裕遂厲聲喝之使現黑采也黑采既現即五子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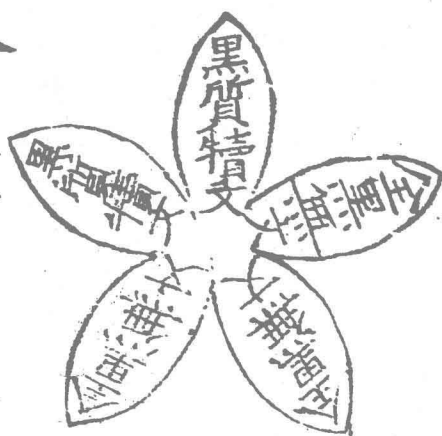
黑遂可以成其爲盧也盧現而雉自降等故毅怒裕

不肯相借也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也用毅

傳所記以求晉世之樗蒲采名齒數予之前說悉與之合也劉裕所得之盧是五子之半面爲黑者皆現乎上而五子之半爲白者皆藏於下俯仰合計則五子通爲十面半白半黑具足無欠而五木之齒數亦相應協無欠無餘矣自斯以往黑白兩面交致其雜亦隨齒立名而不出乎白黑兩面是皆有數可數故亦有象可畫矣今此經所繪白黑遂有不可推較者失在誤添純白純黑兩色故其說不與史合耳今先列舊圖而後別立新畫貴其易曉

樗蒲經舊畫只有四木四木者博子四箇也不是
 一木簇為四角古蒲子皆言五木故知舊經誤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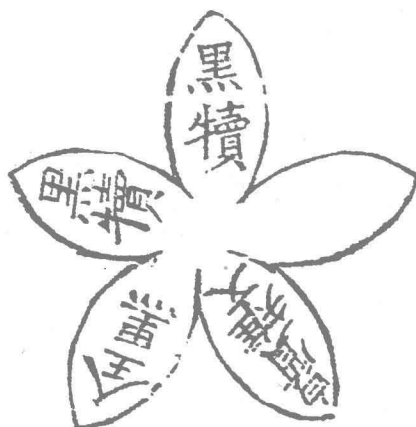
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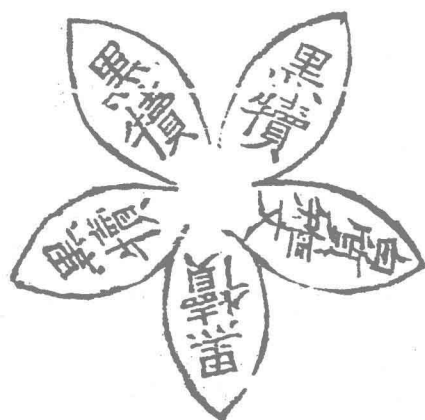
盧



雉



雉



今定新畫係用五木五木者木投凡五箇也

若本晉傳而求之則五黑者五子固皆爲黑而黑上
皆盡爲犢無有純黑而不爲犢形者也五白者五子
皆白白者盡雉無有純白而不爲雉形者也於是合
而言之其陽能現五犢則其陰必藏五雉二五爲十
而五子之十面無欠無餘推之而皆可通矣今舊圖
之於五黑也以其三畫犢以其二純黑則是五子之十
面者以其半爲純黑以其半爲黑犢乃可應數不知
十面皆黑安得別有一白越自外來而間乎四黑之
間可以命之爲雉也耶若每子皆有四面兩面有文
黑上盡犢兩面無文純白不盡雉且以劉裕所投言
白上盡雉純黑不盡犢
之四黑已見其一白若專是白而上無盡雉之文則